

# 寡人有疾

苗炜 著



绝望是这样一种病症，从来不曾有过它是最大的不幸，  
得到它是一种上帝所赐之福。——克尔恺郭尔

# 寡人有疾

苗炜 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寡人有疾 / 苗炜著. -- 长沙 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 
2012.10  
ISBN 978-7-5404-5658-0

I. ①寡… II. ①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40621号

### 寡人有疾

作 者：苗 炜

出 版 人：刘清华

责任编辑：刘雪琳

特约编辑：于 桐

封面设计：壹诺设计

版式设计：书情文化

出版发行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
（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：410014）

网 址：[www.hnwy.net](http://www.hnwy.net)

印 刷：北京中印联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690mm×960mm 1/16

字 数：150千字

印 张：15.5

版 次：2012年10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404-5658-0

定 价：29.00元

（若有质量问题，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：021-64386496）

[自序]

它如此重大，所以我没把它当回事儿

苗炜

2011年4月1日，愚人节，我开始写《寡人有疾》。人到中年，不好意思再按“文学青年”的套路写，希望自己能写点儿严肃的东西。故事的开头原本是在2020年2月，男主人公坐着飞机回到北京。每一节都用阿拉伯数字标明序号，写完一万多字，我停下来。耶茨说过，别让过高的标准困扰小说的开头，可我心底那个评论家冒了出来，这么写真没劲。我看过不少长篇小说，但坚持从头到尾看完的没多少，究其原因，就是看着没劲。

到6月，我在工体的“茶马古道”吃饭，那一晚，美女美酒纷至沓来，大家喝得高高兴兴，我忽然想，干嘛我不能写得高高兴兴的？我可以写一个章回体的小说，把评书和相声里的叙述技巧用到小说里。是的，我想写一个严肃的长篇小说，这事儿对我颇为重大，它如此重大，所以不能把它太当回事儿。布洛克有一本书叫《给小说家的四十七讲》，里面说，要放松写，这只不过是一本书。想明白这一层，我从心底乐开了花。

你看我前面这两段，又说耶茨又说布洛克，不过我认真一琢磨，长这么大，我最为熟悉的叙事大师是单田芳。小时候上公共厕

所，都抱着收音机听他讲《隋唐演义》，就算我憋着要向普鲁斯特致敬，可稍微改改，就跟《白眉大侠》差不多。

写作过程中，偶尔也会被问道，你写的是什么样的故事？我的回答是，我写的是三个医生的故事，一个唐朝的医生，一个金国的医生，还有一个现在的医生。这么说着，就觉出不对劲，我写的可不是医患与疾病的故事，也没有生命悲欢的唏嘘。相反，那种从心底乐开了花的状态，时不时在写作过程中重现，有时候，想着将要写下情节，我就乐不可支，不得不提醒自己收敛一些，我要写的东西是严肃的，有时候会荒唐，但不是为了逗乐。英国剧作家品特说过，他并不在意哪些台词会让观众大笑，他更在意哪些台词能让观众沉默。

《寡人有疾》一共有三个故事，第一个故事叫《诗人与医院》，讲唐朝诗人卢照邻，得了麻风病，遇到医圣孙思邈，虽然治不好病，但诗人信奉孙思邈的哲学。第二个故事叫《蒙古兵和瘟疫》，蒙古入侵开封之前，开封城里闹瘟疫，名医李东皋控制住了瘟疫，蒙古兵随后杀进了城。等这两个故事写好，我原本构思中的第三个故事忽然显得不好玩了，2011年年底，第一稿完成。2012年2月，春节假期，我把第三个故事的背景挪到了民国时期，重写了一遍。名字还叫《父与子》，一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医生，用现代化的医疗手段，治死了他的父亲。情人节后一天，整本书修改完成。

这本书写作之初，我和一位外科医生谈过几次，写完了请她审阅，她说：“哟，你的中医造诣不错啊，都快赶上张悟本了，能写养生书了。”既然写的是医生，里面自然会有些医学的东西，

写的又是古代，自然会有些文言文，此书的第一批读者都反映，要压缩里面的古文。我在修改过程中尽力压缩那些古文，说实话，我对那些“文化精髓”没什么好感。为了写这本书，我读了不少参考书，最喜欢的一本是《蒙藏药典》。读者读到《蒙古兵和瘟疫》那些章节，会看到很多有奇怪名字的草药，那不是瞎编的，确有来历。

一位小说编辑，看过《寡人有疾》之后问我，你把这三个故事放在一起，究竟是什么道理。是啊，我有我的道理。可我又说不出来。它如此重大，所以不能把它太当回事儿。

绿水青山枉自多，华佗无奈小虫何  
千村薜荔人遗矢，万户萧疏鬼唱歌  
坐地日行八万里，巡天遥看一千河  
牛郎欲问瘟神事，一样悲欢逐逝波

——题记

## 卷一 诗人与医院 / 1

孙思邈说完这番话，看了看卢照邻的笔记，见他笔走龙蛇，都快写吐噜了，说：“那你现在知道以畏为本的意思了吗？”卢照邻一哆嗦，“我现在怕得要死。”

## 卷二 蒙古兵和瘟疫 / 77

完颜将军好像看穿了他的心思，“我要让我老婆殉国，她怎么能随随便便就病死呢，先生务必要保住她的性命，以成全我的忠义。”

## 卷三 父与子 / 153

杜大鹏试探着问父亲：“您说，以后还有什么的是电的？”杜文成道：“还有个东西，是电脑。”经过这一次电击治疗，杜文成记忆力虽然没有恢复多少，但预见未来的能力大大加强。



## 卷一 诗人与医院

一个人在疾病中走得如此之深，  
以至他的日子都变成闪忽的火花。

——特洛斯特罗姆



## 第一章

### 双燕轩打炮 平乐坊赶集

“长安大道连狭斜，青牛白马七香车。玉辇纵横过主第，金鞭络绎向侯家。龙衔宝盖承朝日，凤吐流苏带晚霞。百丈游丝争绕树，一群娇鸟共啼花。”这是唐代诗人卢照邻《长安古意》中的一段，写下这首诗的时候，卢照邻三十五岁，给邓王李沛做门客。他盼着邓王李沛能早点儿将这首诗献给皇上高宗李治，高宗看了这首诗，一定会让工匠把它刻在石碑上，立在朱雀门外。高宗皇上看到歌颂朝廷的好诗，都是这样处理。这些日子，朱雀门外的石碑是杨师道的一首诗：“桂户雕梁连绮翼，虹梁绣柱映丹楹。朝光欲动千门曙，丽日初照百花明。”杨师道立在那里两个月了，卢照邻想取而代之。这样往来长安城的百姓、商贾、读书人都有机会读到他的《长安古意》。

邓王李沛把这首诗绣在绢上，送到宫中，迟迟没有下文。卢照邻住的院子，是邓王李沛的产业，除了养着这么一个诗人，还养着一群歌伎，每天早上这帮歌伎起来就哼哼唧唧地吊嗓子，在前院里转悠。卢照邻在后院晨读，只听得小曲唱道：“这边走，那边走，只是寻花柳；那边走，这边走，莫厌金杯酒。”卢照邻心说，我也想喝金杯酒，到处寻花问柳，可这都要花银子。他心

中郁闷，又拿出《长安古意》诵读，越读越觉得自己写得牛逼。书僮双喜正好进屋，卢照邻就问：“双喜啊，你觉得我这首诗写得如何？”双喜回答：“老爷这首诗势必会传唱千古。”卢照邻说：“传唱千古？你会唱哪一句啊？”双喜回答：“‘得成比目何辞死，愿作鸳鸯不羡仙’，这两句诗，后世之人必然会反复吟唱。”卢照邻心中甚是得意，这书僮跟着我十多年，不仅识文断字，还颇有几分见识。书僮双喜接着说道：“不过，今天朱雀门又推出新的诗碑了。”卢照邻一听就明白，自己的《长安古意》还未能发表出来，“这回是谁的诗啊？”双喜说：“这回是皇上自己的诗。”随即朗声念诵，“韶年启仲序，式庆天地春。欢酣朝野同，生德区宇均。云开洒膏露，草疏芳河津。丝竹岂云乐，忠贤惟所亲。”卢照邻心说，这么首烂诗难为你还给背下来，嘴上说：“好诗，好诗，你明白这诗的意思吗？”双喜说：“明白，这诗说我大唐朝野和谐，天地同春，皇上的德政就像天上洒下的露水，地上的河流都跟着欢欣鼓舞，大臣们都有干劲，要把国家建设得更好。”卢照邻微微点头，“你说得很好。”双喜憨憨地一笑，将手中的信笺呈上，“老爷，这里还有一封书信。”卢照邻打开书信观看，原来是户部侍郎徐永元差人送来的请柬，邀请他三日后在长安城北三十六坊的“双燕轩”吃饭。这徐侍郎曾向卢照邻讨教诗艺，以他的收入来看，在双燕轩请客显得有点儿奢侈。

此时的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，比后来的北京城要大上三四倍，朱雀大道宽一百五十米，比之后世的柏林裤裆大街、巴黎香榭丽舍大街、苏黎世的火车站大街都要气派。高宗之前的皇帝，就是唐太宗，喜欢在朱雀大街上阅兵，原来每五年搞一次，展示军威。攻城的云梯、投石器是先头部队，弓弩队、骑兵队、

战车队和步兵方阵列队行进，石油部队押后，八匹骏马拉着大车，车上是一桶一桶的石油。起先观礼的百姓不知道这桶里装的是什么，阅兵参谋就将木桶数量减半，立上十六根火把，待到下次阅兵之时，老百姓就知道了这是火攻部队。大唐江山初定，四下里时有叛乱，太宗皇上对军备是常抓不懈。高宗即位之后，天下渐渐太平，老百姓丰衣足食，阅兵式就很少搞了。高宗皇上喜欢在立春前后巡游京畿，在城外搞祭天耕地的仪式，朱雀大街两旁的观礼台也就慢慢拆除，改造为商铺。最靠近朱雀门的黄金地段是几十家珠宝店，贩卖金银饰品、珊瑚、翡翠、珍珠、玛瑙、碧玺等等，外乡人来到长安，无不感叹首都的富足，波斯人、阿拉伯人、日本人乃至南蛮各族看到各色珠宝也不由得赞叹大唐国强民富。

这些商人到长安都是做买卖结交权贵，城中的餐饮业自然发达，各式茶馆、饭庄、酒肆、客栈散布于城内。北三十六坊新近开了一家西域风情餐厅，门口的招牌上画着一匹大骆驼，餐厅主营烤肉。每到午间，就有一群群苦力聚拢而来，他们吃不起肉，都带着自己的馍，闻着肉味儿吃馍，咂巴着嘴，看着进出餐厅的胡人。其中有消息灵通者，会向同伴指点隔着一条街的月满楼酒庄。这酒庄在日暮时分才营业，伙计们个个漂亮，据考证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同性恋酒吧。三十六坊的双燕轩是长安一座老字号的娱乐场所，相传隋炀帝在这里流连忘返，看中了好几个姑娘都接到了后宫。双燕轩在各地寻觅佳丽，每有所得就会宫中，直到隋炀帝迁都洛阳。这些前朝往事在社会上流传，更增添了双燕轩的传奇色彩。前几年，有个波斯商人在双燕轩喝酒，带了一把波斯的乌得琴叫歌女弹奏，不料没有一个歌女会弹这种胡琴，波斯商人就吵闹，引得许多客人来围观，其中一英俊男子说：“我要买下你这把乌得琴。”那波斯人随口说道：“你掏一千两

银子就卖给你。”那男子说：“我给你一千两便是，明天我给你拿钱来，买了你的琴，在这里弹，还请你评点。”第二天，城中的豪客都知道了此事，纷纷聚到双燕轩，那买琴的外省青年果然拿了银子前来，波斯商人只得将琴卖了出去。那青年随手弹奏了一曲，众人还没有听出个所以然，就见他把那琴往地上一砸，摔了个稀烂，朗声说道：“我有华章百篇，为何要弹你这胡琴？”说罢慷慨而歌，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。”随后自我介绍，“我叫陈子昂，刚才唱的是我自己的诗，这就是我华章百篇中的一首诗。”长安城里的大文人和大商人当时都在座，看了这陈子昂的气派，听了他的诗歌，都要请他喝酒，陈子昂的名声立刻轰动了京城。卢照邻在京城前后住了十来年，只去吃过一顿饭，未见陈子昂当日的盛事，可听陈子昂豪掷千金的故事，见其声名鹊起，就觉得酸溜溜的，更对那双燕轩多了几分向往。

徐侍郎请的这顿饭，一共有三位客人，一位是卢照邻，一位是李百药，这是个历史学家，刚刚修完了《北齐书》，自己也写诗，与卢照邻也是老朋友了。当晚最重要的客人叫霍思南，此人鹰钩鼻子深眼窝，一大把络腮胡子。徐永元向卢、李两位介绍，这位霍先生乃汉代大将军霍去病的后人，常年游走于西方各国，通晓西方语言，这次是久别故土，回家乡来看看。霍思南哈哈一笑：“哪里是回家，我是四海为家。”卢照邻说：“果然是大英雄本色，大丈夫自然是四海为家。”李百药已年过七十，对各种奇闻异事有浓厚的兴趣，他一拱手说道：“今晚一定要听霍老弟讲讲你的西方见闻啊。”徐侍郎回头再介绍李百药：“这一位是史学大家，另有一大爱好是研习医学，品鉴草药，也可称为大国医。”他知道李百药对其医学修为有过高的自我期许，专挑他爱

听的说。转过身再介绍卢照邻：“这位诗人在邓王府中参议国家大事，这就是邓王的司马相如。”卢照邻一听，心头略有酸楚，他呆在王府这么些年，邓王爷未曾参与过任何国家大事的议论，他养马养狗养鸟，置办动物园，整日里优哉游哉，卢照邻这个诗人和府里养的歌伎地位也差不了太多，都是王爷的玩物。

四人落座吃饭，那霍思南酒风豪爽，连连干杯。卢照邻、李百药跟着喝得略猛，都有点儿顶不住。徐侍郎见这情景，就吩咐侍者两句，不一会儿，一歌伎进来，施礼后落座抚琴，缓缓唱来：“妾本舟中女，闻君江上琴。君初感妾叹，妾亦感君心。遂出合欢被，同为交颈禽。传杯唯畏浅，接膝犹嫌远。侍婢奏箜篌，女郎歌宛转。宛转怨如何，中庭霜渐多。霜多叶可惜，昨日非今夕。徒结万里欢，终成一宵客。”一曲唱罢，李百药点头赞许，卢照邻大声叫好，霍思南却不动声色。徐永元问：“霍兄觉得这首曲子唱得如何啊？”霍思南将酒杯一放，“这姑娘唱得不错，可兄弟我没听明白她唱的都是些什么。”徐永元笑，“这女子来自南方，发声中多有南音，霍兄长年居于西北，自然听不真切。”他吩咐那歌伎上前给霍思南敬酒，那女子穿着一件白裙，脸上脂粉涂了白花花的一层。霍思南端着酒杯直愣愣地盯着她看，歌伎低下头举起酒杯说，“霍老爷多喝几杯。”霍思南倒是豪放，连干了三四杯，瞧着那歌伎嘿嘿傻笑，一双手就要向那女人身上摸去。徐永元看这位霍大哥有点儿不着四六，就对歌伎说：“你准备纸墨，这位卢大诗人要给你题诗一首。”屋子里早备有书案和笔墨，歌伎过去研墨，卢照邻怕霍思南做出什么尴尬事，也就赶紧过去提笔写诗，诗云：“南国佳人至，北堂罗荐开。长裙随风管，促柱送鸾杯。云光身后落，雪态掌中回。到愁金谷晚，不怪玉山颓。”徐永元、李百药看了都称赞了一回，霍

思南也点头说：“好诗。”歌伎退下，四位老爷接着喝酒，李百药忽然发问：“霍老弟在西方游历多年，不知道这西方的娼家都是什么样子啊？”霍思南放下酒杯，“西方没有这么多繁文缛节，又是唱歌又是写诗的，瞅上哪个姑娘，脱了裤子直接干就是了。”李百药说：“看来这西方毕竟还是蛮夷之地啊，不过老夫愿闻其详。”卢照邻、徐永元也都停杯投箸，要听霍思南讲西方妓院的情景。

霍思南说：“波斯之西，有个极大的国家叫做罗马帝国，那里城市中也有不少妓院，兄弟我逛过几家，其中最好的一家，是三层楼，下面两层都是小房间，房门上画着画，可不是写意花鸟，而是屋中女子的肖像，或是她喜好的姿势，或是她特别的技巧，你要看中了推门进去就是。不过房中若有其他客人，门上就会挂出免战牌，写着请勿打扰。其实不用这牌子，西方人体壮如牛，交媾之时也像牛马一样嘶鸣，各个屋子之间都能听到响动。这是楼下两层。楼上一层是大套间，接待贵客，比如我们四个一起去逛，就可以预订一个大套间，叫上八个姑娘来伺候，这大套间里有方便之处，也可沐浴。楼下两层，每层楼只有一个厕所，也只有一个沐浴之处。”

李百药感叹：“这楼上的套间听上去也还雅致，可这楼下简直就是土娼啊。”徐永元倒不在意是否雅致，问：“不知这罗马国的姑娘如何？”

霍思南道：“罗马帝国也是多年征战讨伐，军队所到之地，男人杀掉，女人掠回来做奴。这奴隶买卖是一桩大生意，你也可以到集市上去买奴隶，妓院则买各色女子做性奴，有希腊女子，有高卢女子，各有各的风骚。”霍思南这么说着，咂巴一下嘴，徐侍郎听着已是心驰神往，却问了个轻飘的问题：“你刚才说的



沐浴之处，是好多男子会同时洗浴吗？”

霍思南说：“是啊，有何不妥。大家坦诚相见，这是西方的  
一大传统。罗马帝国早就有公共浴池，浴室中铺上大理石，或坐  
或卧，大家相谈甚欢。他们喜欢洗浴，爱干净，这是卫生，我看  
咱们的户部应该学习一下，多开几家洗浴中心。”

徐侍郎最近正在筹备“百叟宴”，高宗皇上要请一百名健  
康老人到宫中赴宴，各州县选送的健康老人都集中在户部，由他  
遴选。这些老人都手脚灵便，精神矍铄，但徐永元察觉，这里面  
有太多老头儿谎报年龄，有些人号称八十岁，兴许五十还不到，  
有个别活到七八十的敢称是一百岁以上。皇上开“百叟宴”的目  
的，就是昭示天下，现在没有饥荒战乱，子民都活得结实，州县  
的官员也想证明其治理有方，那些老不死的都越活越有盼头儿。  
可徐侍郎明白，要真让百姓活得健康延年益寿，妓院、澡堂子并  
非关键，他沉吟一刻说：“这妓院浴池，到底是小事情，不能说  
是文明之举。”

霍思南嗓门忽然提高，“我前年游历罗马国都君士坦丁堡，  
那里出了个新鲜事，他们开了家医院，收治各种病人，凡家中有  
病患的，都可以送去就医，除医生坐堂之外，病人还可住院治疗，  
这算不算文明呢？”

李百药修史书，对方技之说尤其看重，但还没听说过西方  
的医学，听霍思南谈到医治病患，就把妓院什么的抛在脑后，问  
道：“不知霍老弟对西方医术有何了解？西方人治病有何理论？  
医者之中可有什么大贤？”

霍思南回答：“西方人讲究体液与平衡之说，人体含土、  
气、火、水四元素，具热、冷、湿、干四种特质，西方医者中有  
个五百年前的名医叫盖仑，被尊为医圣，不过我对医学并没有什